

世變與易學——清初史事易學述要

黃忠天*

摘要

史事易學家多具用世精神，斯欲使《周易》於修齊治平之際有所參稽而裨於實用，然世用與世變往往亦催化一派易學之發展，兩者實相輔相成。如宋代靖康南渡，促成史事宗易學之勃興；自明清鼎革之際以降，再現史事易學著作猗歟之盛，箇中原因均頗值探究。足見劉勰《文心雕龍·時序》所云：「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」，非徒用諸文學，於六經中向來最便通經致用之易學，似亦一體適用。明清鼎革之際，有識之士每存用世之心。因之，表現於易家援史證《易》情形尤多，如胡世安、葉矯然、金士升、胡翔瀛、吳曰慎、賀登選、沈廷勸、錢恂等等為其中較著者。上述諸人不僅志在發揮易用，若干易家更以身踐履，如黎遂球為國殉節、金士升隱於卜筮、梅士昌終生布衣、葉矯然掛冠求去，其高風義行，堪為易學界所景仰，惟上述諸人不僅不見載諸易學史，即史事宗一派易學，亦闕而弗錄，誠為我輩之痛、亦為我輩之罪。故本文以「清初史事易學」為題，除欲深入剖析明清鼎革之際易學與世變關係外，並擬兼論清初之史事易家，做為整體研究觀察重點。希冀透過上述研究，能填補清初易學史諸多空白。

關鍵詞：胡世安 葉矯然 金士升 胡翔瀛 吳曰慎 賀登選 沈廷勸 錢恂 史事易
易學史 周易

*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

一、前言

史事易者，蓋援引史事以參證易學之謂也。史事易成爲易學一宗，始於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將歷代易學流派歸類爲兩派六宗，¹ 此種歸派分宗雖未必能盡括歷代所有易學面貌，然其將古今易學主要宗派勾勒而出，大抵尙爲易學界所認同。²

夫援史證《易》本爲易家釋《易》普遍之現象，然自趙宋三李一楊（李光、李杞、李中正、楊萬里）開宗奠基後，歷宋元明三朝而代不乏人，至有清一朝，更以超邁往古之姿，創猗歟盛哉之勢，將史事易學推至極盛。由於此派易學著作甚多，然前人論述者蓋寡，³ 因此，清代易家援引史事形貌之多樣，與史事易學內容之豐富，以及對此派易學體系之建構，均有待吾人持續深入之研究。

明清鼎革之際，史事易家多存用世之心，若干易家更以身踐履，如黎遂球爲國殉節、金士升隱於卜筮、梅士昌終生布衣、葉矯然掛冠求去，其高風義行，堪爲易學界所法式。⁴ 惟上述諸人於今所見易學史相關著作，多闕而弗錄，誠爲我輩之痛、亦爲我輩之罪。

至於明清之際史事易家相關論文專著，目前所見僅有高志成〈吳曰慎易學述論〉，⁵ 及陳韋銓《金士升易學研究》，⁶ 惟上述二文主要就吳氏與金氏易學淵源、釋《易》內容特色等等發揮，於明清鼎革之際易學與世變的關係著墨未多。拙著《宋代史事易學研究》第九章雖稍論及明清之際史事易家，然主要從宏觀角度立論，對於宋代以後史事易家及其文本，均尙待易學界勤加耕耘，而且本書亦未對清初史事易學與世變之關係展開析論。

故本文擬以「清初史事易學」爲題，除就清初重要史事易家，如胡世安、葉矯然、金士升、胡翔瀛、吳曰慎、賀登選、沈廷勸、錢偲諸人及其易著，作爲觀察研究核心外，亦希望藉上述諸易家之研究，瞭解該時期易學之風貌，掌握易家易學之殊相，以及易家所處時空易學之共相，並剖析清初易學與世變之關係，冀望藉由點而面，將一時代易學面貌逐漸呈顯，稍填補易學史上諸多空白與不足。

¹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經部易類序》云：「《易》之爲書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。《左傳》所記諸占，蓋猶太卜之遺法。漢儒言象數，去古未遠也。一變而爲京、焦，入於機祥；再變而爲陳、邵，務窮造化，《易》遂不切於民用。王弼盡黜象數，說以老莊，一變而胡瑗、程子，始闡明儒理；再變而李光、楊萬里，又參證史事，《易》遂日啟其論端，此兩派六宗，已互相攻駁」（卷一·葉二~葉三）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9年），頁62。

² 易學界即使有不同之看法，主要仍是在此架構下之擴充與修正，如分爲兩派十宗或十二宗之類。

³ 如朱伯崑《易學哲學史》於清代部份，亦僅論述方以智、王夫之、黃宗羲、黃宗炎、毛奇齡、李塨、胡渭、惠棟、張惠言、焦循等十人。汪學群《清初易學》於清初易家亦但論述孫奇逢、方以智、王夫之、刁包、張爾岐、錢澄、顧炎武、黃宗羲、黃宗炎、張烈、陳夢雷、李光地、毛奇齡、胡渭、李塨等十五人，及清廷敕令所撰三書《易經通注》、《日講易經解義》、《周易折中》，餘仍付諸闕如。

⁴ 黎遂球、梅士昌二人有關史事易學著作不傳，故本文暫闕而弗錄。

⁵ 高志成：〈吳曰慎易學述論〉，收錄於《臺中技術學院學報》第四期，2003年6月，頁37-57。

⁶ 陳韋銓：《金士升易學研究》（高雄：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6年）。

二、清初史事易興起之背景

物類之起，必有所始，學術亦然。清代史事易學盛極一時，自亦有其興起之背景，其因多端，固難一一詳述，茲就其要者，試歸納如下：

（一）經史互證之傳統

以經證（解）經，或以史證經，乃至於以經證史，此一學術辨證之方式，於吾國傳統學術，至為普遍，亦由來久矣。斯二者錯綜複雜之緣故，或以中國古代學術，往往籠統未分有關。就經與史而言，西漢劉歆奏其《七略》時，其中並無「史書」一略，而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載〈六藝略〉中，蓋又分爲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小學九種，而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、《太史公》等等，均歸諸《春秋》類，與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諸書並爲一類，足見漢代經史仍未一分爲二。經史分爲二科，殆自魏·秘書郎鄭默始，而晉荀勗因之。從此，經史始正式分爲二途。因而，欲以後代嚴格之學術分類，歸納古代籠統未分之學術，則恐方枘圓鑿，而格格不入矣！由於經史之分際難定，是以傳統所謂以經解（證）經，有時何嘗非以史解（證）經，或以經解（證）史、以史解（證）史耶！且如章學誠所云「古人不著書，未嘗離事而言理」，吾國先秦典籍多在解決人生之問題，重在經世致用，是以書中多不離人事，經書中如《詩經》、《禮記》，乃至於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等，亦多史實，倘學經中史事來參證他經，雖是以經解經，然而又何嘗非以史證經耶！惟以史證經之目的，究不同於以經證經，引史證經，其意在藉史書以印證經書之義理，使經書不致淪爲空談。因此，古人讀經多兼讀史，俾藉史以證經，如清·黃宗羲云：

明人講學，襲語錄之糟粕，不以六經為根柢，束書而從事於游談。故問學者必先窮經，經術所以經世。不為迂儒，必兼讀史，讀史不多，無以證理之變化，多而不求於心，則為俗學。⁷

而清·吳昌於史事易家吳曰慎《周易本義爻徵·序》亦云：

吾伯嘗曰：「論事不綜於理，則流為刑名法術之學；論理不徵諸事，則入於空虛寂滅之談，兩者交譏。」故既默會性命精微之蘊，復上下古今得失，以證吉凶悔吝消長存亡之道，俾讀經者，知以經會史，而讀史者，亦知以史證經，庶幾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。⁸

觀乎吳氏引史證經之目的，實深契宋以來史事易家援史證《易》目的，即藉具體明白之史事，以反求隱微不彰之易理，使讀者以經會史，以史證經，俾達體用合一，顯微闡幽之效。其實

⁷ 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年）。

⁸ [清]吳曰慎：《周易本義爻徵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76年嚴靈峰《易經集成》景清道光二十六年刊「惜陰軒叢書」本）。

經中引史或史中援經以爲論證，於吾國傳統典籍中，比比皆是，從中不難瞭解經與史兩者關係至深，非特史事可證經，經義亦可援以證史，反之，史事可以證《易》，《易》亦可以證史，此原因固與經、史原本籠統未分有關，然而更重要之因素，乃經史二者，均以人事義理爲其內在之本質有關。蓋經不以史證之，無以觀其事、驗其理；史不以經證之，亦無以知其理、明其事，是故經史實一體之兩面。透過經史之互證，則經不致流爲空談，而信然有徵，而史亦不致淪爲紀事之帳本，而有義理存焉。因之，清代史事易援引史事以參證《易》理，實有得於經史互證之啓示。

（二）李楊易學之流裔

夫援史證《易》，古已有之，非自李光、楊萬里始。然論及史事易學蔚爲易學之一宗，則不能不待諸李、楊二人，何故？蓋二人始以史事參證全經，而獨樹釋《易》之一幟也，故世人遂目爲史事之開宗鼻祖。

《讀易詳說》與《用易詳解》二書，於宋後坊間久無傳本，即以博觀群書之朱彝尊，於《經義考》中亦曰未見，今所見者，胥賴《四庫全書》自《永樂大典》薈萃成編，是以清代史事易家大抵淵源於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，如以葉矯然《易史參錄》言之，其易學之淵源以得諸宋元以來易家者爲多。除《東坡易傳》外，書中援引宋代史事易家—楊萬里者尤多。如〈師卦·六三〉：「師或輿尸凶」，葉氏注云：

楊廷秀云：河曲之師，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；邲之師，荀林父為將，而令出先穀，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，師焉往而不敗。⁹

此用楊萬里援史證《易》之例，觀思庵所援引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者有五處，且皆選錄其援史證《易》者，足證思庵援史證《易》，確有得諸楊誠齋之啓發。又如沈廷勸於《身易實義》自序云：

若夫《易》而禪者，慈湖也；《易》而史者，誠齋也，而考鏡古今得失，俾《易》可見諸實用，則吾於誠齋有取焉。¹⁰

其有取於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者，顯而可見。至於清初不以史事易名家之易學著作，然其援史證《易》亦略有可觀者，如喬萊《易俟》其釋經往往援引《誠齋易傳》以爲說¹¹，即如清初四大家顧炎武《日知錄》言《易》，亦不乏援史參證之例，如卷一所載〈師出以律〉、〈既雨既處〉、〈自邑告命〉、〈利用爲依遷國〉諸條，率皆援史以證，而〈不耕穫不菑畲〉、〈鴻漸于陸〉

⁹ [宋]楊萬里：《誠齋易傳》（臺北：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）。

¹⁰ [清]沈廷勸：《身易實義》（臺南：莊嚴出版社，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沈氏洗心樓刻本）。

¹¹ 如〈訟·象〉：「利見大人，尚中正也」，《易俟》逕引《誠齋易傳》注云：「誠齋楊氏曰：虞芮爭田之訟，必見文王；鼠牙雀角之爭，必見召伯，利見大人，以所尚中正也。」

條，則更引《誠齋易傳》為說。忠天嘗聞諸前清皇裔愛新覺羅毓鋆師云：「自吾朝（清）以來，《誠齋易傳》即為童蒙及初學《易》者之津筏」，或即因其多徵史事，深切著明，使學者了然易知歟！

雖然《誠齋易傳》一書，歷來學者褒貶不一，大體而言，除元·陳櫟、吳澄、明·郝敬諸人，略有微辭外，¹² 餘多所推崇，其中清儒尤多贊辭，如《四庫提要》云：

新安陳櫟極非之，以為足以聳文士之觀瞻，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，吳澄作跋，亦有微詞，然聖人作《易》，本以吉凶悔吝，示人事之所從，箕子之貞、鬼方之伐、帝乙之歸妹，周公明著其人，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！舍人事而談天道，正後儒說《易》之病，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。¹³

而全祖望跋《誠齋易傳》亦云：

《易》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，鮮有不眩其說，其卓然不惑者，則誠齋之易傳乎！其於圖書九十之妄，方位南北之訛，未嘗有一語及者，得意忘象，得象忘言，清談娓娓，醇乎其醇，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。中多以史事證經學，尤為洞達，予嘗謂明輔嗣之傳，當以伊川為正脈，誠齋為小宗，胡安定、蘇眉山諸家不如也。¹⁴

二書於楊誠齋可謂推崇備至。平心而論，李光、楊萬里諸人援史證《易》能蔚為易學一派，足見誠有其意義與價值，非徒使人喜動心目、聳動觀瞻而已！惟李楊二氏所引史事，上起太古鴻荒，下迄五代兩宋，互數千年，而其史例亦達百千則以上，其繁複可知，謂無牽強疏誤之處，自難信服於人，惟大醇小疵，究瑕不掩瑜也。而《誠齋易傳》除引史外，於說理、文辭亦臻乎其妙，誠可謂集經學、史學、文學於一爐者，無怪其於清代易壇影響之深且鉅焉。

（三）徵實學風之烘托

論及清代徵實之學，世人必然直覺聯想乾嘉學術，然乾嘉考據之學雖盛，惟其淵源有自，非驟然至此也。遠溯明季以來，有識之士如羅欽順、歸有光、顧炎武、黃宗羲諸人，即以取

¹² 如元·陳櫟曾評《誠齋易傳》謂其「文極奇，說極巧，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，使人喜動心目……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，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」（《經義考》卷29引），而明·郝敬亦云：「楊誠齋說《易》每爻引一古人作證，以此為初學舉一隅則可，欲執此證前《易》，所失甚多。」（同上引）按：陳櫟文中謂萬里用古事引證，「使人喜動心目」、「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」，正說明援史證《易》，確有深切著明之效。其中又謂胡一桂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一書，未收錄萬里《誠齋易傳》片語隻字，實不諳胡氏之書，本以朱熹《本義》為宗，其《纂疏》所取者，蓋取諸儒易說中合於朱熹《本義》者也，其取捨別裁，一以朱熹之說為依歸，蓋宋末元初，朱子之學盛行，而新安諸儒於授受源流辨別尤甚，故於萬里《易傳》，未曾採摭。而《四庫提要》於《易本義附錄纂疏》一書，亦評云：「萬里《易傳》雖遠宗於程子，而早工吟詠，與范成大、陸游齊名，不甚以講學為事，故雖嘗薦朱子、拒韓侂胄，而慶元黨禁獨不列名，一桂蓋以詞人擯之，未必盡以其書也。」故胡氏未收錄《誠齋易傳》，非其書之不足觀也。

¹³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頁92。

¹⁴ 《宋元學案》卷四十四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年）。

證經書，學本經術為號召，¹⁵ 思欲藉回歸儒家通經致用之實學，力矯晚明理學末流，明心見性，游談無根，空疏之學風。其中顧炎武更提出「經學即理學」之說，¹⁶ 謂古人所謂理學，即包含於經學之中，是故能明經則能明道，學者若「知本」，必歸本於經學，否則舍六藝之文而空談性命，即是談禪。惟古今懸隔，經義往往扞格難通，故又提出「讀九經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」¹⁷，以「故訓」為開啓治學之門之鑰，於是清儒即在「經學即理學」之大纛下，漸漸邁向「尊經崇漢」之考據學，欲以經學取代晚明空疏之理學，故清初史事易家在此時代徵實風氣，每存用世之心。試觀金士升所云：

言《易》為難，用《易》為尤難，……學者非明乎聖人作《易》之心，深求聖人所以用《易》之理，安能自治治人，而冀行事之合乎道哉？（《周易內傳·序》）

而沈廷勸亦云：

考鏡古今得失，俾《易》可見諸實用。（《身易實義·自序》）

由上述二人之說，其「用易」之旨，殊無二致，與宋代李光、楊萬里、李杞諸人發揮《易》用，而欲淑世濟民之精神，亦一脈相承。明清之際史事易家胡世安、葉矯然、金士升輩如此，乾嘉以降，史事易家如吳岳、彭作邦、曹為霖等等亦復如此。清初史事易學所以轉趨鼎盛，除承繼宋代李楊發揮易用哲學外，或亦在清代徵實學風之吹煦映照下，更強化其經世致用之精神。是以史事易於元明兩朝，未能有顯著之開展，然至明清以降，竟能趨於極盛，若非清代徵實學風之烘托，焉能至此哉？

（四）時代環境之反應

史事易學者多具通經致用精神，斯欲使《易》於持身接物之道，有所參稽而歸於實用。然史事易學之發展，往往亦有得之於外在環境之催化者。如以史事易開宗之宋代李光為例。李光於宋高宗時，以忤權臣秦檜，致貶謫嶺海，不復與聞國事，然雖處江湖之遠，亦難掩其憂國之思，遂寄意於篇籍，微託其諷諫焉！其於謫居瓊州所成之《讀易詳說》，其憂國忠愍之情，不免洋溢紙上，如〈蠱卦初六〉：「幹父之蠱，有子考无咎。」李光云：

人君狃於宴安，湛於逸樂，天下蠱壞，非得善繼之子堪任大事，曷足以振起之。宣王承幽王之後，修車馬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卒成中興之功。祿山之亂，明皇幸蜀，

¹⁵ 余英時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云：「遠在十六世紀時，羅欽順已主張義理的是非必須『取證於經書』了。」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0年，內篇），頁16。另外歸有光〈示徐生書〉、〈送何氏二子序〉云：「聖人之道，其跡載於《六經》」、「能明於聖人之經，斯道明矣」（《震川文集》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顧炎武云：「古之所謂理學，經學也」（〈與施愚山書〉，《亭林文集》）全祖望〈甬上證人書院〉載黃宗義言「學必原本於經術，而後不為蹈虛」（《鮚埼亭集》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77年）。

¹⁶ [清]全祖望在〈亭林先生神道表〉（《鮚埼亭集》，卷12）中，將顧炎武之言「古之所謂理學，經學也」，轉述為「經學即理學」。一般學者認為此言頗得顧氏之精義，故久為學界所習用。

¹⁷ 《亭林詩文集·答李子德書》，卷4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。

肅宗即位靈武，以復兩京，可謂有子矣。故考可以无咎，然亂自我致，非吾君之子，孰與興之，然則中興之業，難以盡付之大臣，故〈蠱卦〉特稱父子者以此。

文中列舉周宣王、唐肅宗中興之功，以釋「幹父之蠱，有子」之意，並於文中微託中興之業，難盡付大臣，其於文字之間，或暗指高宗欲成中興之功，不可盡付秦檜，任用大臣亦不可過其分量歟！

凡一學術之興起，原因固然多端，¹⁸ 然吾人由宋代靖康之難以降，多存用世精神之史事易學勃然而興，竟發展為易學一宗。下迨明清鼎革之際，史事易學又再度復盛，足見世變與易學，尤其與史事易學，確有相輔相成之效，頗值得吾人關切！夫《易》為憂患之書，遭逢世亂，學者每每喜潛心研《易》，進而發為有用之學，並藉史事以闡發易理。試觀明清之際之史事易家一賀登選《易辰》中所載其同郡眷弟葉應震之序云：

賀澹餘先生……遭時否革，退處芝山鄱水之間，嘉遯而掃周流之跡，故其說《易》也，援聖人憂患之心，通以潛惕之精神，其義罔弗匠心深切。

其後學章國佐於書中序亦云：

賀先生……持斧請養以歸，遭時多故，執高節以不仕，乃益研經籍而尤精於《易》。

上文中，說明賀氏於明亡後潛心研《易》狀況，遭時多故，無怪其喜以深切著明之史事參證易理。

此外，散落於各卦爻間參證易理之史事，雖為易家史證之材料，然其間亦不免寄寓作者內在某種價值取向，及其對時代環境之感懷。如葉矯然處於明清鼎革之際，其《易史參錄》亦往往於文中藉史事以表達個人之感懷，如〈大過·上六〉：「過涉滅頂凶，无咎」，葉氏注云：

愚謂：文履善、黃石齋，皆過涉滅頂者，殺身成仁，浩氣兩間，何咎之有？班掾論翟方進曰：王莽之時，蓋乘天威，雖有貴育，無益於敵，不量力，懷忠憤發，以殞其宗，悲夫！亦不可咎之意與！

試觀文中所列文天祥與黃道周，其一不屈於元人，其一不屈於清人，¹⁹ 二人皆秉其忠貞之節，不屈於之異族統治。葉氏援之以證《易》，其字裡行間或不免微寄孤忠。再如〈蠱卦·彖傳〉：「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」，葉氏注云：

¹⁸ 某曾具論宋代史事易學興起之時代與背景，並歸納其原由有四：其一為內憂外患之自覺，其二為經學變古之風氣，其三為理學與史學之夾輔，其四為空虛學風之回應。見《宋代史事易學研究》第三章〈宋代史事易學興起之時代與背景〉（高雄：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4年），頁47-62。

¹⁹ [明]黃道周（1585—1646），字幼玄，號石齋。漳浦（今福建省漳浦縣）人。天啟二年（1622）進士，崇禎三年（1630）四月任右中允，以上疏指斥大臣楊嗣昌等被謫戍廣西，福王宋弘光時官至禮部尚書。弘光政權失敗，又與鄭芝龍等擁立唐王朱隆武，官武英殿大學士，率兵抗清，至婺源為清兵所俘，順治三年（1646）被殺於南京大中橋。

明之將亡也，當神宗末造，深居高拱，百事叢脞，沿於光熹，蠱壞已極矣！思宗繼統，初除閹璫，有似艮剛，然卒非大有為之資，苟止而已。而內外臣工，媮安習久，聚斂黷貨，惟日不足，全不知振民育德為何事，災害並至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！雖曰天運，豈非人事哉！讀蠱之剛上柔下，不勝太息！

文中葉氏於明代國祚衰亡，揭其蠱壞原委，頗深致其感傷太息之意！其於黍離之悲、故國之思，隱然可見。矯然於明亡後，雖應順治九年科舉，並中進士第，未能如稍前之史事易家—黎遂球為國殉節；²⁰ 或如同時代之史事易家—金士升以道服隱於卜筮以終，²¹ 然其授官不久，亦掛冠求去，游心墳籍，著述以終，蓋亦有不同於流俗者。

《易》為憂患之書，值此明清鼎革之際，易家藉《易》以寄其憂思、抒其感懷，並援史以證之，亦極其自然合理，足見世變與史事易學之發展，誠有其特殊之關聯。因此，史事易家於元明兩朝，雖不乏其人，然迄至有清一代，尤其在易代之時，竟能超邁前代而趨於極盛，箇中原委或與上述諸問題綰結相扣，值得吾人深究。

三、清初史事易家及其易學概述

夫援引史事以參證《易經》，於歷代易學著述之林，至為普遍，故援史證《易》，亦可視為釋《易》之常法通則，自不能單以此論斷其派別歸屬，否則義理派之老莊、儒理二宗，如王弼、程頤等；象數派之鄭玄、虞翻、干寶諸人，亦均有援引證《易》之例，又豈能盡歸諸史事宗一派乎？清代援史證《易》現象，至為普遍，合於史事易家之典型者²²，亦超邁前代，茲列舉清初史事易家，並略述其生平事蹟及其易學梗概，以資參考。

（一）胡世安

胡世安字處靜，別號菊潭，四川井研人。明·崇禎元年（1628）進士，官至少詹事。順治初，授原官，四遷禮部尚書。十五年（1658），授武英殿大學士，兼兵部尚書。聖祖即位，

²⁰ [明]黎遂球字美周（1602—1646），番禺人（今廣州）。天啟六年（1626）縣試冠其曹，七年（1627）中舉。數上公車，道經吳越，與徐汧、吳偉業、張溥、金聲、陳際泰輩結交。在復社有名。南明時，詔舉經濟名儒，以荐為唐王兵部職方司主事，提督廣東兵赴援贛州。後城破，與弟遂洪同殉節。年四十五，贈兵部尚書，謚忠愍，著有《周易爻物當名》二卷與《易史》等書。

²¹ 金士升字初允，江西清江人。為明末諸生，楊兼山高第弟子。順治三年（1646）楊公殉節江西，門下士多從死者，時士升在家未與，遂以道服隱於卜筮以終。窮十餘年之力，著《周易內傳》、《周易外傳》。

²² 所謂典型史事易家者，宜具備下列三項條件：其一該書應以援史證《易》為其主要釋《易》特色。其二該書引史證《易》情形，就六十四卦或扣除闕殘諸卦言之，應達五分之四以上；其三該書引史證《易》情形，就三百八十四爻或扣除闕殘諸爻言之，應達一百九十二爻或過半以上者。

以上所論典型史事易家至少應具備三項條件之一，其中尤以第一項最為緊要，其他兩項有關量化部分，猶可斟酌。若依上述參考基準，衡量宋以後歷代易學著作，其中可歸為史事宗易學者，大致尚稱妥切，均符合於典型史事易家之基準。相關問題可參看〈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〉收錄於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編《周易研究》（2007年12月），第五期，頁39-52。

改秘書院大學士，以疾乞休，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卒。著有《易史》、《大易則通》等書。觀其《易史》自序云：

史著是非，臚列於事後；《易》研吉凶，析兆於機先。上下今古，其可徵者，蹟矣。

又云：

昔我友楊用賓云：「或問讀史之法，曰：『如讀《易》，以事為卦，以人為爻，而吉凶見矣。』問讀《易》之法，曰：『如讀史，以卦為事，以爻為人，而是非見矣。』」²³

觀其以《易史》為名，並藉讀史、讀《易》之法，以會通二者，誠亦為引史證《易》之作也。至於《大易則通》一書則專主闡明圖學，彙萃諸家之圖，各為之說，雖亦論及辭變象占，然大抵以數為主。《易史》一書有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刻本，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、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。

（二）葉矯然

葉矯然（1614—1711）字子肅，別號思庵，福建閩縣人（今福州閩縣）。明末時，曾師事其宗老葉素庵先生。順治八年（1651）舉於鄉，九年（1652）成進士，歷官工部主事、河北樂亭知縣。後罷歸不出，遂游心墳籍。其著述繁富，除《龍性堂易史參錄》外，尚有《龍性堂詩集》、《龍性堂詩話·初集》、《龍性堂詩話·續集》、《易經滙參》、《東溟集》、《鶴唳編》、《古今聞見錄》及理學、史學、古文學、今文學等書，凡十三種，²⁴ 卒年約九十八。矯然向以詩話聞於後世，一生當明末清初之際，此時期亦為史事派易學著作，如吳曰慎《周易本義爻徵》、金士升《易內傳》、胡世安《易史》等等紛紛成書之際。

據葉矯然《易史參錄》自序，此書撰成於清·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約為其耳順之後五年所作。矯然由於無意仕途，遂得以飽覽群書，著書立說，其《易史參錄·自序》云：

間嘗流覽史書，上下百世，興衰善敗，靡不指掌而參之易理，履信思順者元吉，冥豫迷復者終凶，其從違得失，亦大略可觀矣。……夫聖人不竊異以為神，不探幽以立教，況學者乎！善言天者驗於人，善言古者驗於今，是則予爻爻參錄之志也夫。

由上述文中，可見《易史參錄》之作，蓋為矯然流覽史書之際，於歷代興衰成敗，頗覺其與易理吉凶得失相合，遂欲以古今人事參證易理，於是而有本書之撰作。

就全書觀之，葉矯然易學之淵源似以得諸宋元以來易家者為多，其所引前賢易說，自宋元以降，仍著重其說理與史證部分，以義理名家，如胡瑗、程頤、王安石、蘇軾等固弗論矣；若就以象數名家者，如朱熹、何楷諸人，葉氏均捨其象數，僅就其說理與史事部分言之。

²³ 見〔清〕胡世安：《易史·序》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順治十八年刻本）。

²⁴ 據〔清〕葉矯然：《易史參錄·何逢僖序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景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，1997年）。

故論其易學淵源，大抵植基於元明以降程朱官學系統，而以義理易學爲其易學之根柢，並博覽群籍，綜覈前賢，轉益多師。

《易史參錄》所援引史事，一如歷代史事易家，有聞諸史冊者，有參考前人易說中史事者，然本書不僅參考前人易說中史事頗多，其中尤多直錄其文者。如前文論及葉氏易學淵源時，曾論其援引前賢易說甚夥，其中大部分皆引其易說並及史事也，試舉一、二例說明之，如〈蹇卦·六四〉：「往蹇來連」，注云：

鄒汝光云：連桓公管仲之交者，鮑叔也；連簡公子產之交者，子皮也。

上述文中，葉氏直錄明·鄒德溥之說，²⁵ 未嘗參以己意，亦未就〈蹇卦·六四〉有隻字片語之詮釋。又如〈解卦·九二〉：「田獲三狐，得黃矢，貞吉」，注云：

楊廷秀云：田者，力而取之也。矢者，我直則壯也。黃者，中而不過也。去小人而不力，雖去必來；去小人而不直，雖行必格；去小人而不中，雖甚必亂。三者盡矣，又能貞固以守之，則吉矣！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，封倫得以入太宗矣。

上述文中，葉氏直錄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之文，未嘗參以己意，亦未就〈解卦·九二〉從事隻字片語之詮釋。《易史參錄》雖非葉氏「述而不作」之書，觀其引史部分，葉氏摘錄於史傳者而加以闡釋發揮者，亦復不少，祇是其書中援引前人者忒多耳！

史事易家所以援史以證《易》者，主要在藉具體明白之史事，闡發隱微難明之易理，使《易》成爲有用之學，不致淪爲空談。觀葉矯然於《易史參錄·自序》論其撰述動機，蓋以其泛覽史冊，有感於歷代興衰與易理吉凶得失實相契合，遂欲以古今人事參證易理。然《易》究爲哲理之書，非爲歷史之簿冊，²⁶ 《易史參錄》一書中有純說理而未引史者，如〈遯卦·彖傳〉中但逕引《東坡易傳》論「遯而亨」之道；亦有先說理後援史事以參證者，如〈習坎·卦辭〉；亦有表面不說理，但藉史事以闡發易理者，如〈屯卦·九五〉。以上三種類型均能獲致「闡發易理」之目的，亦爲歷代多數易家，尤其爲史事易家其著書立說之目的。然觀《易史參錄》雖卦卦有史，然以其各卦篇幅不一，有僅釋卦辭不釋六爻者，或僅釋卦中某語不釋其他者，並未能卦卦爻爻均援史參錄，更遑論說理矣！若本書僅爲一易學剖記，則吾人固難苛求，然若就葉氏於書中自序所言「參錄之志」，無非欲效孔子「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」之意，思欲藉史事以闡發易理。則就此一職志言，《易史參錄》恐微有缺憾存焉！蓋本書既以義理爲其歸屬，若未能說理，或未能藉史說理，則其未能闡發易理一也。無怪乎《四庫全書》未收錄葉矯然《易史參錄》，僅列其書於存目書目中。

²⁵ [明]鄒德溥字汝光，號泗山，安福人（今江西安福縣），明·萬曆十一年（1583）進士。著有《易會》八卷，今藏於南京圖書館。

²⁶ 此處所言歷史之簿冊，非如章學誠所稱「六經皆史」之概念，而是指嚴格意義下之史冊。

（三）金士升

金士升（生卒未詳）字初允，清江（江西廬陵）人。爲明末諸生，楊廷麟（伯祥）高第弟子。順治三年（1646）楊公殉節江西，門下士多從死者，時士升在家未與，遂以道服隱於卜筮以終。窮十餘年之力，著《易內傳》、《易外傳》等書。其中《易內傳》一書，旨在闡發「用易」之哲學，以其所重者，在使《易》發爲有用之學，故書中率皆以義理說之。如其《易內傳·序》云：

《易》之爲書，包蘊六經之旨，故說經者，言《易》爲難，用《易》爲尤難。……夫《易》雖以象數著，而倚於象數以言《易》，《易》反晦，又不若專言理之足以蔽象數。故邵子之《易》推乎數，不如程子之《易》準乎理。理者，象數之本，變化云爲之極至，而歸於有定，吾人用《易》之主也。余亦言其理之可據者而已矣。

由此可知，金氏頗推重程子，亦以理詮《易》，故其書雖博採漢魏以來諸家之說，然其中尤以宋元明諸儒，特別是程、朱爲多。惟其中亦有一己之見，非徒拾人牙慧者。士升於《易內傳》卦卦爻爻並以史事參證，如於〈蠱卦·大象〉：「君子以振民育德」注云：

竊嘗謂風俗之壞，由君上亦由賢者。宋高忘讎偷安，壞隳綱常，使天下不知有君父，迄為元滅，此君上蠱壞世風之禍也。晉人放達成風，至於神州陸沉，江左不競，此賢者蠱壞世風之禍也。

又如〈中孚·九五〉：「有孚攣如，無咎」，注云：

君臣間，徒以功名相取，不由道德之孚，則交難久固。漢唐初，勳臣罕有善相終始者，惟其孚未真，故猜疑易起，兢兢防檢以求全也。二五之有孚，則湯尹之咸有一德、昭烈之魚水相歡也。

由此可見，士升釋《易》平實簡易，但言其理事之可據者，洵可爲欲求《易》用者之津筏寶卷也。其書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景有是書。

（四）胡翔瀛

胡翔瀛字峰陽，清·山東即墨人。康熙間歲貢生，著有《易經徵實解》、《易象授蒙》。《徵實解》一書，無卷數，此書家藏兩百六十餘年，至1917年始由胡氏裔孫胡鵬昌以活字印行。所謂徵實者，即求《易》之實用也，胡氏繼承李光、楊萬里以史事證經，以見《易》爲有用之學，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幾無不以史「徵實」之，如〈遯·上九〉：「肥遯無不利」，注云：

嘉遯如微子，肥遯如伯夷；嘉遯如子房，肥遯如四皓。

又如〈艮·六五〉，注云：

孔子稱閔子騫；孫權稱顧雍。

觀《易經徵實解》一書，其徵引史實如此，於經義幾不作訓詁發揮，全書亦不附《十翼》，僅就卦爻辭援引史事以參證之，其中引史或長或短，或一事或多事，可謂純然徵引史事，溯其成敗，部列條比，尚稱可觀。然《易》究為說理之書，聖人藉以彰往察來、顯微闡幽、通德類情之用，倘略其體而詳其用，是亦捨其本而逐其末矣。是故論及史事易學，其必以能闡發易理者為正宗，易家之易學價值亦胥賴乎是！其書未收錄於《四庫全書》、亦不見載於《經義考》，或導因於此。唯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據首都圖書館藏民國五年鉛印胡嶧陽先生遺書本，景有是書。

（五）吳曰慎

吳曰慎字徽仲，號敬庵，安徽歙縣人，生卒不詳。為明末諸生，家貧力學，遊於吳中，隱於醫。曾與汪璉、施璜、張夏等俱受業於高世泰。據《清儒學案》云：

虛心請益，析疑問難，時出讜論。後返里，會講紫陽、還古兩書院。守白鹿洞學規，以居敬窮理返躬踐實為主，尤在一「敬」字，自號敬庵。著有《周易粹言》、《大學章句翼》、《中庸章句翼》行世。²⁷

依《清儒學案》吳曰慎易學著作僅列《周易粹言》一書，惟據路德於《周易本義爻徵·序》云：

（曰慎）著有《易義集粹》及《周易本義翼》，海內學者仰如山斗，又輯為《爻徵》二卷，取上下數千年事，合之三百八十四爻，約而精，微而顯，信而有徵。俾學者觸類引伸，凡得之漁獵者，一一可會之於《易》，德受而讀之，竊歎曰：先輩務學，一至此乎，此非獨遠於《易》，蓋精於史也。²⁸

並據其姪吳昌於《周易本義爻徵·序》云：

吾伯徽仲先生，寢食《周易》五十餘年，所有《易義集粹》已梓行海內，當世大儒君子，咸欽重之，惟所著《周易本義翼》，畢生精力萃焉！因卷帙繁多，未及刊行，《周易折衷》內已採列數十條。至於《爻徵》一書，乃與程兄二交長兄諮臣曩年講《易》石林所輯也。²⁹

綜合上述諸論，則吳曰慎易學著作，似應有《周易粹言》、《易義集粹》、《周易本義翼》、《周易本義爻徵》四種。其中至少有《易義集粹》、《周易本義爻徵》二種曾刊行於世，《周易折中》

²⁷ 《清儒學案》卷十四（臺北：世界書局影印），除上述三書外，曰慎似另有《就正齋語錄》、《敬庵存稿》等書（待考）。

²⁸ 見〔清〕路德《周易本義爻徵·序》。

²⁹ 見〔清〕吳昌《周易本義爻徵·序》。

所採列者，蓋取自其未刊之《周易本義翼》，亦足證此書說理的當，惜今已不傳。至於《爻徵》一書，乃因門人有用世之志，欲藉經以會史，屢請於曰慎，於是擬議象辭，參考載籍，取其事理相符者，輯爲此書。由於該書旨在窮經致用，以史證經，是以於經義殊少闡發，如〈坤〉六二：「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」，吳氏但注云：

柔順中正，不待思勉，以臣道言，文王至矣，唐·郭子儀亦庶幾乎！

又如〈屯·六三〉：「即鹿無虞，惟入於林中，君子幾，不如舍，往吝」，注云：

隗囂、公孫述，皆非霸王之器，又據偏安之地，豪傑如馬援者，又不之與，乃欲與漢光武爭天下，卒自取滅亡，亦此爻之義也。

凡此，皆逕用史事比附，不甚措意於經義之詮解也。柯劭忞《續修四庫提要》云：「《周易折中》引曰慎說十餘事，……皆發揮精切，爲先儒所未及，視濫引史事以比附於經義者，殆不可以同日語」，當指其《周易本義翼》，而非謂《爻徵》也。

《周易本義爻徵》一書，道光中，李錫齡（字孟熙）曾刊校於《惜陰軒叢書》中，近人柯紹忞《續修四庫提要》與呂紹綱主編《易學辭典》，均誤作汪孟熙，或一時失檢之故也。

（六）賀登選《易辰》

賀登選號澹餘，江西鄱陽人。明·崇禎甲戌進士，官至監察御史。著有《易辰》九卷。其以「易辰」爲名者，蓋如其自叙所云：

夫天以其情日與人相求，人亦以其情日與天相感，而天人感求之情，易與辰是也。

蓋《易》爲貫通天人之書，賀氏以「易」與「辰」，皆天與人相感相求者也，遂用以名其《易》。本書大抵以義理解《易》，故書中多引程頤、張載、朱熹、項安世諸人之說，而其解《易》尙稱平實簡要，似不若理學家措意於義理之闡釋與發揮，惟其解《易》有時亦或流於平淺，如〈隨卦大象〉注云：

若勤作工夫人，亦不可太過。醫書教人到三更不睡，則血不歸肝而面色青黃，日間作事無精彩，乃知此節亦係大理也。

《易辰》以三百八十四爻取象之義，雜引史事以證《經》。蓋仿《誠齋易傳》之例，而深切則不及之。其以《乾》初爻爲象人心，《乾》四爻爲象太子之類，亦頗穿鑿。是以《四庫》未收其書，僅列於〈存目〉中。今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景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年賀氏家刻本。

（七）沈廷勸

沈廷勸字克齋，清·浙江嘉興人。康熙中，由副貢生授樂城知縣，官至商州知州。著有《身易實義》五卷。據其自序言：「一生精力殫注此書，稿凡七易」，可見此書蓋可謂爲沈氏

平生代表作。是書悉遵《傳義大全》，主要以義理解《易》，不立異以為高，惟若遇諸家之解有獨到而辭論精醇、理象優合有裨於正學者，則附載之。立論大抵尚稱平實，如其〈大畜初九〉注云：

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，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。初剛躁上進，六四雖相應，然在大畜，則相應反為相畜而不可有為，故其占為犯之而進，則有危厲，知幾而止，則无不利也。止，戒辭。已，止也。欲其受上之畜，養德干晦以俟時也。

可見其立說平實明白，亦頗有可取者。沈氏又以為六十四卦已有〈大象〉闡發卦意以著其用，而三百八十四爻尚缺，故仿〈大象〉之例，於〈小象〉後補綴數語，以明其實用。其與宋代史事易家之關係，正如其自序所言：「若夫《易》而禪者，慈湖也；《易》而史者，誠齋也，而考鏡古今得失，俾《易》可見諸實用，則吾於誠齋有取焉」。由是觀之，《身易實義》一書，雖以程朱為宗，然其易學精神，蓋與宋代史事易家用《易》之精神，實相契合也。《四庫全書》列入存目。今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景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沈氏洗心樓刻本。

（八）錢偲

錢偲號堅瓠老人，清·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副榜貢生，著《周易緯史》。是書以卦爻分配史事，故名之曰《緯史》。夫引史證經，自鄭玄、楊萬里以來，代不乏人，惟錢氏所取史事，則多不切經義，如〈屯〉六二：「屯如遭如，乘馬班如」，本指處屯難之時，難行不進，欲進又止之貌，然錢氏則稱曹操待壽亭侯。〈需〉上六：「入於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，敬之終吉」，意謂上六處坎險，唯敬讓可以獲吉，而錢氏則擬以劉、關、張桃園三結義，誠為不倫也。是故《四庫提要》列在存目，而未採錄其書。³⁰

清初史事易家及其易學梗概，略如上述。至於其他雖未列為史事易家，然其援史證《易》亦夥，並可為其易學特色之一者，如浦龍淵《周易通》其說《易》牽合理學，比附史事；喬萊《易俟》多推求人事，參以古今治亂得失；至於間引史事，偶用史事者，則不可勝數，不及備載，然以此亦可反映清初史事易學之發展，易壇諸家援史證《易》之盛。

四、清初史事易學之評價

任一學術之興起，自有其存在之價值，否則必無以為繼。夫史事易學自趙宋肇其端、奠其基，遂為易學一派，歷宋元明三朝而代不乏人，惟至有清一朝，更以超邁往古、猗歟盛哉之勢，繼續其易學之慧命，誠有其不可忽視者，茲就清初史事易學之價值，其犖犖大者，分述如後。

³⁰ 按：〔清〕錢偲《周易緯史》一書，未見，本文所述主要參考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及呂紹綱《周易辭典》，略敘於此，以待來茲。（吉林：吉林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939。

（一）闡揚經世致用之精神

宋代李杞於《用易詳解》自序云：「吾於《易》多證之史，非以隘《易》也，所以見《易》爲有用之學也。」李杞雖首揭史事宗援史證《易》之目的，然此目的實與《周易》人事之本質，互相契合，蓋吾國哲人所思所行，無不以人生哲學爲中心，斯欲解決人生之憂患，安頓個人之生命，故未嘗離事而言理，聖人作《易》之旨，自不例外，所謂「吉凶與民同患」者也。清初史事易家發揚「用易」精神，援史以證《易》，使《易》非徒託空言而更欲其切於世用，試觀金士升《易內傳·序》云：「易之爲書，包蘊六經之旨，故說經者言易爲難，用易爲尤難」，而沈廷勸《身易實義·自序》亦云：「以心言《易》，未若以身體《易》之爲實，以身體《易》，又必以《易》見諸用之爲實也。」又謂：「考鏡古今得失，俾《易》可見諸實用」，故其書以《身易實義》爲名，可見其撰《易》之旨，亦在發揮易用精神。再如葉應震於賀登選《易辰》序云：

通身皆易，通天地皆易，通古今皆易，易其可以言盡乎！……不得其用，種種皆寐語耳！賀澹餘先生學易而身體之，固有見於天地古今之無往非易。

文中葉氏所謂「不得其用種種皆寐語」，誠與史事易家所揭櫫「用易」之旨相契，此一精神，誠爲歷代史事易家共同之印記。值此明清鷄鳴風雨之際，將《易經》發爲有用之學，猶有其時代之意義與需求。昔仲尼云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」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，《易》爲寡過知幾之書，能得其道，用其理，小則個人安身立命，大則淑世濟民，躋世泰和，誠非虛語矣。

（二）豐富史事易學之內涵

援史證《易》本爲釋《易》之一法，非治義理易學者所能專擅，故象數易家如鄭玄、虞翻諸人，亦莫不援史以證之。然揆諸歷代易家其援史證《易》者，蓋以治義理易者爲夥，此無他！蓋其易學理念與史事易家「用易」之旨最爲貼近耳。觀乎宋人易學雖於象數、義理各有顯學，然論其歸趣，究以義理爲主，史事宗之開山——李、楊諸人，自不例外，其易學雖偶用象數，然一以義理爲依歸，宗師如此，其支羽流裔亦復如此。觀清代援史證《易》諸家雖多，其中亦不乏治象數易者，如胡世安等；然論及史事易學著作，率皆以義理爲主，其他不以史事易名家，而援史證《易》較多者，亦多歸本義理，無怪乎四庫館臣列史事宗於義理一派，而全謝山亦謂「明輔嗣之傳，當以伊川爲正脈，誠齋爲小宗」也。（《宋元學案》卷四十四）

自四庫館臣首揭兩派六宗之說，於是世人始知易學有史事一派，亦知史事宗者，乃引史證《易》之謂。然未必知史事宗其援史證《易》方式之繁富多樣。此或以易學與史學領域雖似不同，然其關係至爲密切，可謂「理事不二」、「體用合一」也。然正如《誠齋易傳》所云：「《易》者何也？易之爲言，變也。《易》者聖人通變之書也。」夫唯以不變之易理，唯能通

萬變之事物。而歷史者，記變之書耳，唯吾國史學之目的，非以歷史為記事之帳冊，而是藉茲以為鑑戒，垂訓後世，樹立人世不變而可守之常則，此亦司馬遷撰作《史記》，斯欲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之終極目的。清代史事易家深諳《易》與「史」兩者之關連性，是以藉援史證《易》，以發揮其窮經致用之旨。試觀路德於吳曰慎《周易本義爻徵》序云：

此非獨邃於《易》，蓋精於史也。今而後知讀史之法，不越乎讀易矣。不特此也，史書所傳者，古人之言行，吉凶悔吝生乎動，動而善則為吉，動而不善則為凶、為悔、為吝，我觀之古，古人之一言一行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，史也，即易也。我觀之今，今人之一言一行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，即史也，亦即易也。我觀之我，凡我之一言一行，動而入於吉凶悔吝者，亦無非史也，無非易也。是書雖止二卷，而易道明，史事通，行身應物之方，亦於是乎該且遍，不必乞靈蓍蔡，而是非得失瞭焉，如指諸掌。

清儒藉《易》以言史，援史以證《易》，可謂發揮並強化易學與史學之聯繫性，惟易家援史證《易》之風貌，每有不同。不僅在援史數量上多寡不一，其在援史之方式類型，亦頗有差異，其中有卦爻均繫以史事，然於經義幾不作詁訓發揮者，如胡翔瀛《易經徵實解》、吳曰慎《周易本義爻徵》等屬之。³¹ 有先說明其理，再援史事以為佐證者，如沈廷勸《身易實義》往往先說明卦爻義理，而後隨機援引史事以證之。由於清初史事易學不同之風貌，下開乾嘉以降，更為多樣之援史證《易》類型，³² 不僅豐富史事易學之內容，亦開啓史事易學研究之新途。

（三）發揮顯微闡幽之作用

夫經以載道，史以紀事，道為體而難明，事為用而易知，唯道無不在，散於事為之間，故藉史事（史）以求證道體（經），則隱微不彰之理，得以渙然冰釋，豁然開朗，此亦孔子「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」之垂教也。夫《易》以時代湮邈，文辭簡略，向稱難讀，自《十翼》以後，二千年來，牙籤萬軸，解人無數，唯清人丁晏云：「後儒之說《易》者，解愈繁而義愈晦，理愈鑿而道愈歧，即使探賾索隱，抉幽洞微，非聖人易知簡能之學，支離曼衍，庸有當於《易》乎？程子之學，明於政治得失之原，切於身心日用之要，欲學聖人之《易》，舍程子無由入也。」（《周易述傳·書後》）。按：丁氏之語雖為推崇《程傳》而發，然正以《程傳》曉然平易，使人易知能明也，史事易宗師李、楊諸人，淵源《程傳》，其說解易理尤切合人事，明白的當，足以發揮顯微闡幽，深入淺出之效，使隱晦深奧之易理，亦化為親切可知之事證。元·陳櫟曾評《誠齋易傳》，謂其「文極奇，說極巧，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，使人喜

³¹ 如〔清〕胡翔瀛於〈剝卦〉初六注云：「秦檜罷武穆兵權，三思奪五王政柄。」所解僅此十四字耳，於卦爻經義毫無詁訓可言。

³² 如〔清〕吳岳《易說旁通》其書中引史尤不憚其煩，如〈蠱卦〉合經傳注文篇幅計，不過二葉許，然於〈蠱卦上九〉後，引史論事者，竟達十四葉之多，娓娓道來，如敘事、如史論，誠令人嘆為觀止。

動心目……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，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」（《經義考》卷二十九引），殊不知「使人喜動心目」、「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」，正足以說明援史證《易》，確有深切著明之效。故吳岳於《周易旁通》原序所云：

每爻引史事或數條以證之，雖間有未詳引者，而所遺或少矣，旁推交通，即目前之事之人，或亦牽入，好舉與童蒙說，諸童蒙輒傾心聽，手舞足蹈，不能已，呂新吾先生云：『說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須合繫下老婦聞之，亦點頭會意方得。』予謂說《易》更易使炊婦小奚解會也。³³

善哉斯言也！余嘗聞諸愛新覺羅毓鋆云：「慈航法師講解《唯識論》能使鄉下老婦會心莞爾」，「錢賓四先生論述中國哲學，能使中學生曉然明白」，大師風範如此，此與夫故作艱深以文其淺陋者，豈可同日而語哉？夫易理精微，倘能藉具體明白之史事，使學者藉茲領略其易理之奧妙，使哲理內化為人生智慧，此誠學《易》之大用，亦《易經》價值之所繫，清儒援史證《易》之苦心，藉史事闡發易理之用意，豈可等閒視之？

（四）保存前人易說之佚文

清初易家，其易學淵源，大多承自程朱官學。惟部分易家其間引明代易家易說者，亦復不少。如葉矯然《易史參錄》援引前賢易說者，以宋元以降學者為多。其援引宋元兩代易家者，如胡瑗、程頤、歐陽脩、楊時、王安石、蘇軾、司馬光、李舜臣、楊萬里、呂祖謙、朱熹、胡一桂、董真卿等等，上述諸人其著作大抵尚在；惟其所引明清兩代諸家，如王守仁、潘士藻、管志道、袁宏道、黃道周、何楷、顧憲成、焦竑、蘇濬、章潢、李贄、邵寶、郝敬、鄒德溥、倪元璐、蔡子木、程敬承、陳鉄山、邱行可、王汝極、方孔炤、方以智等等，則其書或有不存者。至於或不知作者名姓，而其書率皆亡佚之《易宜》、《易溯》、《易全》、《易見》諸書，亦不見載於《明史·藝文志》及朱彝尊《經義考》，幸賴《易史參錄》有以錄之，猶存吉光片羽矣！如以《易見》一書為例，《易史參錄》於〈繫辭下傳〉第八章「二與四同功」一節引《易見》云：

君臣之間，近者狎與畏，非比昵則震主矣。古人使其君敬信之久而思之遠也。五臣皆隨重耳而趙衰能善後；張、霍同輔宣帝而富民獨自全³⁴，善於遠也。

按：《易見》一書為錢志立（字爾卓）與其子錢澄之所合撰，明末澄之避兵亂入閩，失其原稿，據其記憶另撰一編，題曰《易火傳》。後復歸故里發現舊稿尚存，遂合二書為一編，刪其重複，

³³ [清]吳岳：《易說旁通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0年據清嘉慶十四年刊本影印）。

³⁴ 按《漢書》卷五十九張安世本傳載昭帝時，霍光秉政，安世輔之，受封為富平侯。後復與光廢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霍光功高震主，天子如芒刺在背，故光死而族誅；安世則素以謙謹自持，父子封侯，施及子孫。故班固贊曰：「漢興以來，侯者百數，保國持寵，未有若富平者也。」葉氏《易史參錄》將「富平」寫為「富民」，疑有誤。

並益以諸家之說，題爲《田間易學》。³⁵以《易史參錄》與《田間易學》相校，文句頗有出入，今《易見》一書已佚，藉葉氏之書猶可略窺其原貌。另《易史參錄》於〈隨卦·彖傳〉：「天下隨時」下注云：

隆山李氏云：陰陽寒暑之運，有時方陰道長，乃小人得勢之時。君子須隱忍遜避以待天定，終以必勝，若不勝其忿，盡力以抗，必取凶敗。如漢元成時，弘恭、石顯得勢於內，而蕭望之、劉向、朱雲輩不遜迹以避，終以及禍；桓靈時，曹節、王甫得志於內，而李膺、陳蕃、竇武輩不遜迹以避，終被誅戮，此君子所以貴隨時用權也。

按：隆山李氏即李舜臣，舜臣字子思，宋·隆州井研人（今四川井研）。孝宗乾道二年進士及第，歷邛州安仁縣主簿、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，專尚風化，間詣學講說，邑士皆稱「蜀先生」。後遷宗正寺主簿等職。卒後贈太師，追封崇國公。舜臣博古通今，推迹興廢，洞見根本，尤邃於《易》，撰有《易本傳》三十三卷，朱熹晚歲，每爲學者稱之。³⁶今其書不傳，幸賴《易史參錄》有以錄之，故葉氏此書，於前賢易說蓋有保存之功矣！他如賀登選《易辰》亦然，如其易注中所引劉習靜（坤卦初六）、劉三山（觀卦大象）、胡潛齋（賁卦彖傳）、袁梅巖（賁卦六二）諸人，今其易學相關著作，率皆不傳，藉上述諸書，吾人猶可見其雪泥鴻爪也。

五、結語

清初史事易學粲然大備，推極一時，主要原因主要有四：其一爲經史互證之傳統。其二爲李楊易學之流裔。其三爲徵實學風之反應。其四爲時代環境之反應，已詳述如前。然史事易家多存用世精神，並每每踐履力行，如黎遂球爲大明殉節、金士升以道服隱於卜筮、葉矯然掛冠求去，其高風亮節，可堪法式。足見世變與史事易學之發展，誠有其特殊之關聯。至於其易學評價，如闡揚經世致用之精神、豐富史事易學之內涵、發揮顯微闡幽之作用、保存前人易說之佚文等等，均有其易學史上之地位。

除上述優點外，清初史事易家自亦不免有歷代易家所易滋衍之流弊。其一爲侷限易理詮釋之範疇。如胡翔瀛《易經徵實解》卦卦爻爻均繫以史事，於經義幾不作詁訓發揮，吳曰慎《周易本義爻徵》亦然，惟曰慎另著有《周易本義翼》，自不能單以《爻徵》一書，論其詮釋之侷限性，然若就《爻徵》一書言，其於義理畢竟殊少發揮也，惟金士升《易內傳》、沈廷勳《身易實義》於兩者能兼而有之。夫易道廣大悉備，辭變象占，莫非易道之用，自非一法一事所能盡括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由象數以推之，由義理以明之，由史事以證之，固不相

³⁵ 見〔清〕錢澄之《田間易學·凡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1983年）。唯凡例中屢稱《易見》，然《經義考》與《四庫提要》均作《見易》，由《易史參錄》及《田間易學》證之，作《易見》爲是，《經義考》恐誤，《四庫提要》似又承其誤矣！

³⁶ 見《宋史·本傳》卷四百四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12223-12224。

妨，曲學之士欲必藉一書以釋《易》，故如管窺蠡測，愈見其固陋也。況援史證《易》尤切近人事，「舍人事而談天道，正後儒說《易》之病，未可以引史證經」非之也，惟若干清初史事易家，其援史證《易》雖不可言非，然其於詮理釋義則略嫌不足，亦不可諱言其病也。其二爲流於牽合挂漏之疏誤。援史證《易》最爲人所詬病者，即在其引史每多牽強，比擬亦多失當。此乃因史事易家必欲卦卦爻爻比事合象，其史證繁複，重以學者於經義詮解，每有不同，自不免有牽強疏誤者，如胡翔瀛《易經徵實解》釋〈坤〉上六：「龍戰於野，其血玄黃」，擬之以王莽殺何武、鮑宣；王甫殺李膺、范滂。其釋〈小畜〉上九：「既雨既處，尚德載，婦貞厲」，則引秦檜之藏奸，殊不合卦爻旨意。其他如錢愬《周易緯史》、申爾宣《易象援古》等等，均不免有此弊病，惟善讀書者，苟能於清初史事易家之著述中，取其金玉，棄其沙泥，則不致以小疵而廢其大醇也。藉由本文之論述，希望提供吾人於清初史事易學能有概括性之瞭解，進而有助於清代易學之掌握。